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六十回 馮志堅出山助惡 馬如飛為徒報仇

話說蘇蓮芳急急奔到觀中，想問他師父所到的地方，忽然背後有人把他一把揪住，忙回頭一看，見是師弟馮志堅，問道：「師弟那裡來呀？」馮志堅道：「吾來望吾師父。」蘇蓮芳道：「師父早已出去，不在家中了。」馮志堅道：「不在，吾就回去罷。」蘇蓮芳道：「你既來此，何必就自回去！」說罷，一把把馮志堅的衣襟拖住。馮志堅道：「師父既不在觀中，去他則甚？」蘇蓮芳道：「吾要問師父的去處，你就同吾一塊兒走走罷。」馮志堅道：「你來找師父做什麼？」蘇蓮芳歎口氣道：「一言難盡。」即把自己嫁劉香妙的情由，同劉香妙結濟公結怨報仇，及被濟公用遮眼法，把他三人掉下土坑的事說了一遍。馮志堅道：「西湖濟顛和尚，乃是位有道高僧，你何苦同他作對？師父素性嚴正，這種有名望的人，他決不肯去惹他的。你就是見了他，他也必不肯應允的。」蘇蓮芳道：「現在事已如此，他肯也要他幫助吾，不肯也要他幫忙吾的了。」馮志堅道：「他決然不肯助你，你又能何法子？」蘇蓮芳道：「他不肯，吾死在他面前就是了。」馮志堅道：「你這性命，真可謂輕如鴻毛，為這點事尋死，也未免太不值。」蘇蓮芳道：「走，不要你多管。」馮志堅笑道：「你是個女人，吾是男子，二人一塊兒走，是不是要惹人閒話？師妹還是自家去吧。」蘇蓮芳一想：吾今天尋不著，就拖師弟去幫助罷。於是不問情由，就把馮志堅拉著就走，說道：「師兄那來這些酸話？師兄妹豈不能一塊兒走的？」馮志堅沒法，只得跟著，到觀前一敲門，童子出來見是兩位師兄，就說：「師父不在，二位師兄有何貴幹？」蘇蓮芳並不回對，就問：「師父到那裡去的？」童子道：「師父是平望縣知縣王大老爺差人請去，說是大師兄江標在他境內做強盜，結聯了小西天賊黨，殺到城邊，所以請他去收服的。」蘇蓮芳恍然大悟，想道：不如竟到江標那裡去，請他幫吾，他本領出眾，總可敵得濟顛的。想罷，就對馮志堅道：「師父既不在觀中，吾們走罷。」馮志堅道：「吾知道你要瘋了，方才吾聽著師父不在觀中，就要回去，你一定不肯，說定要求師父幫助你，現在走來一刻，就立刻要走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」蘇蓮芳道：「你那裡知道，跟吾走罷！」馮志堅道：「吾不跟你瘋子走了，你自己去罷。」蘇蓮芳道：「你敢不跟吾走嗎？今天不依吾不行！」馮志堅自忖道：吾不如用個金蟬脫殼之計走了罷！他心中因吃了大虧，萬分沒趣，吾何必給他爭嘴，致傷和氣。就說道：「走走走，你莫要拉吾。」蘇蓮芳道：「你想借此逃走，吾知道了。」說罷，又一把拉住，往東就走。走了四五里，馮志堅著急道：「師兄，你今天到底要拉吾到那裡去呀？」蘇蓮芳道：「拉你去尋大師兄江標去。」馮志堅道：「師兄已經落草，你吾前去，被師父瞧見，豈不要說吾們也是他同黨！」蘇蓮芳道：「就說吾們是同黨也不妨。」於是不由分說，竟拉著馮志堅一徑往江邊行去。到得江邊，天氣還早，就喚船渡過江。這裡已是平望縣地界，馮志堅已走的腹中饑餓，二人這才落了店，吃酒吃飯。

吃到一半，忽然外面進來一人，二人一瞧，原來不是別人，正是他師父，忙上前行禮。焉知馬如飛竟不像先時的神氣了，兩眉直豎，兩眼睜著，氣勃勃的問道：「你二人那裡來？吾正要尋你們去小西天人伙去！」二人一想，真詫異，怎麼就會改變心腸到這田地呢？原來馬如飛從鎮江渡江過來，經過天樂居酒舖子，就進去吃酒。焉知這座舖子，是狄元紹開設的黑店，專一瞧著有銀有貨的客人，用麻藥麻倒，結果他性命，取他財帛。他派來坐莊伙計，是他手下心腹金睛獸樂恢。這人是素來認識馬如飛，而且知道狄元紹素來敬重馬如飛，久要他人伙，無奈不得其便。自己若能招他人伙，是一件奇功，連忙叫跑堂的過去招呼他，自己卻暗暗走到裡面，取出一丸藥來，放在一酒壺內。這丸藥叫做迷性藥，無論你什麼人，只須一吃此藥，立刻把本性迷住，心向小西天，情願人他的伙，被他害的人，不知凡幾。這一回樂恢把藥放在酒中，叫跑堂的送上去，馬如飛那裡知道，灑在杯中就吃。一壺酒喝完，又喝一壺，連喝了三壺，藥性一發，他就覺著一股熱氣，從大腸中直衝到頂門，頓時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自己一想：吾練了一身本領，何苦藏在草中？現在聞得小西天勢派正盛，吾就去幫著，奪取大宋江山，將來做個開國功臣，豈不大妙！想罷，就把自己來救平望城、收服徒弟的事，早已忘卻，只想回到觀中，收拾東西，上小西天去。吃了酒，賬也不會，竟立起身來往外就走。樂恢也不追趕他，知道他此去必然要上小西天去，就立刻差人暗上小西天，關切狄元紹；一面叫人暗暗跟著馬如飛。

馬如飛自天樂居出來，走到這店門口，往裡一望，瞧見是自己徒弟，這才一腳踏進門口，想糾合他們一同去。二人上前見禮，就開口叫他上小西天。二人心中分詫異，一時不敢答應，馬如飛就勃然大怒道：「你們不聽號令嗎？」馮志堅道：「師父莫非喝醉了？」馬如飛怒道：「吾那裡會喝醉！快跟吾去，萬事皆休；倘有半個『不』字，立刻吾就要你們的性命。」馮志堅伶俐，知道他其中必有緣故，此刻若同他違拗，必要吃他的虧，忙道：「師父叫吾們去，吾們那敢違拗！但此刻已是傍晚時候，過江不得，就在此住了一夜，明天走路罷。」馬如飛道：「不能，無論如何，吾今夜必得趕到小西天。」說罷，又連連催著他二人走路。二人沒法，只得會了賬，跟著出來。走到渡口，已是天黑，馬如飛久慣進出，渡船人等都認識他，叫他馬道爺的，所以他只立江邊一聲喊嚷，就有船出來，把他渡過江去。到了那邊，馬如飛從衣袋中取塊銀子遞給船公，船公稱謝，一徑搖著船回去了。馬如飛這才同著蘇蓮芳、馮志堅等三人上岸，從大路上趕奔觀中。

路過級升樓，蘇蓮芳一想：師父既像瘋子一樣昧了本性，要去人伙小西天，吾何不用語搪塞，就說濟顛和尚就是小西天的對頭冤家，就請他先去結果和尚性命，作為進見之禮？就對馬如飛道：「師父是真要去投小西天，還是假的哄吾們？」馬如飛睜著眼道：「怎麼不真？吾那好來哄你！」蘇蓮芳道：「師父如要投小西天，怎麼方才弟子請師父去門濟公，師父一定不肯呢？」馬如飛同丹藥迷住本性，早把早上的事忘記淨盡，那裡還記得？就睜著眼道：「什麼濟顛？吾不知道。」蘇蓮芳知道他已經忘記，就將計就計道：「那濟顛和尚，是專一與小西天狄元紹作對的，狄元紹手下的人，已不知被他結果了多少性命。吾想師父是沒給狄元紹碰過面的，那好貿貿然走進去，必得取了一件功勞，借此入伙。現在和尚就在這級升樓隔壁，何不就去殺了他，取著他的頭兒作為引見之禮？」馬如飛道：「不差，他現在什麼地方，吾去殺他。」蘇蓮芳用手一指張大人的大門道：「就在這裡。」馬如飛聞言，拔了腰中寶劍就要闖進去。蘇蓮芳一把拉著衣袖道：「師父且慢！」馬如飛止住腳步道：「為著什麼？」蘇蓮芳道：「這人本領極高，弟子已給師父請了兩個幫手等在這裡。」說畢，又用手一指樓門道：「這二人就在裡面住，弟子陪著師父進去見見，大家商議商議罷。」於是就領著二人進樓。

劉香妙、王承恩正在那裡密談，見蘇蓮芳引著一個老道、一個壯士打扮的後生進來，知道老道必是他請來的他的師父，忙立起身來迎上前道：「你來了嗎？」蘇蓮芳道：「吾給二位引見引見。」用手指馬如飛道：「這位就是吾師父。」又指馮志堅道：「這位就是吾師弟，都是來結果窮和尚性命的。」馬如飛就問二人道：「和尚到底在那裡？吾去殺了他來，大家再談。」劉香妙道：「他也方才到裡面去，吾們方才暗中瞧他進去的，現在大約正在賓主相見的時候。」馬如飛道：「好，既如此，否在外面候著，你去誘他出來罷。」劉香妙屢次被濟公所窘，提起他名，已嚇得魂飛魄散，現在聽馬如飛說要他一個人去引出來，他恐怕又要吃苦，推托道：「吾引不來的，請師叔去引罷。」王承恩一想：吾們都是為著你一個人私仇來幫你，已經掉在屎坑裡飽嘗木樨香味，現在又要吾吃他苦水，這圈套吾是不鑽了。就道：「這件事情就應該你自己去，這個人到底是你的伙人，不是吾們的仇人。你倒自己安閒自在，袖手旁觀，卻叫吾們去同他動手，天下斷沒有此理的。」劉香妙道：「這不過去引他出來罷了，有什麼要緊。」王承恩道：「既沒要緊，你自己去罷。」劉香妙道：「既王師叔不去，就叫蓮芳去罷。」蘇蓮芳更是怕和尚如閻王一般，那裡還敢再去？忙搖手道：「吾是不去的。他是和尚，吾是女人，那好一對兒同他廝鬥。」劉香妙道：「這不過像放炮的藥線一樣，叫你去引一引罷了，又不叫你去廝殺，有何妨礙！」蘇蓮芳道：「你也去得的，何必定要用吾女人？吾去請了師父來給你報仇雪恨，也不算虧待你了，你就饒了吾罷。」劉香妙還想叫馮志堅去，將要說出來，只見馬如飛勃然大怒，倒豎雙眉，圓睜怪眼，指著劉香妙道：「虧你做了男子漢，貪生怕死到這個田地，其實可惡！吾先殺你開開刀，然後再殺和尚罷。」說畢，照著劉香妙攔頭就一刀砍來。未知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